



可堪回首話當年 ——忠社野史

林錫衡

忠社同學在校時，無論學業，運動，話劇以至‘反斗’都很突出。四五十年代國內動盪，人才流港，培正教師非常優秀。培正數學老師何宗頤，朱達三，黃逸樵，林英豪等陣容尤其鼎盛。校園學習風氣熾熱，學生質素亦屬上乘。是香港培正，尤其數理，最輝煌的年代。我級159人會考100%合格，次多的德明只79人。我們最好成績的科目是化學，成績優異12人(全港優異只16人)及良好99人。難怪張啟滇老師五十年後仍說忠社是最最最好的。那時報章都把考生成績優良與詳細刊列，但不排名次。我曾以每科優異作2分，良好作1分，去評算總分，結果我們獨佔了全港前三名。別校最好培英一人，仿林一人與我們另兩人並排第四。我們並非全是書虫。我們是紅藍劇社的主力，包括台柱鍾景輝(他連奪兩年全港中學戲劇比賽最佳男演員獎)運動方面忠社是1955年校運會的全場總冠軍。個別風頭人物有鐵餅鉛球標鎗劉錦耀，撐竿跳鄧璆，短跑鍾景輝，足籃球蔡孝恩等等。

還有他級所無的姑爺羅慷烈老師。羅老師是我們的國文教師，和愛班班主任，後來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是詞曲學泰斗。我們畢業後逾年，籌印一本憶舊小冊，懇請他寫一篇序。他以粵語四六駢體，用我們的“逸事”為文。本是戲謔之作，不料大受報刊(星島日報或工商日報)主筆任畢名在報上多番大肆抨擊，轟動一時。

下面我借用羅師之部份句語，解拆為小題，略加註釋，坦述我們的‘反斗史’讓我級同學回味緬懷，也讓其他同學對我們多些認識。

…今者排骨豆丁，亦成愛字之旅，…大鬧紅藍，見之者掩鼻而疾走。

寡佬一隊和尚成班，逢集會而排隊，效番鬼以操兵。

愛班是理組，成績最好，每段優異生動輒十名八名，功課遊刃有餘，全是男班玩得特別瘋狂。我們自詡為欲愛無從的愛字軍，每逢週會自動排隊，正步自E座操兵沿運動場邊步道直至大禮堂就座，拾拾有聲，旁人為之側目。何宗頤副校長也只能搖頭苦笑，因此舉並無觸犯任何校規，無可奈何。

此種玩意，直至我們到台大升學了仍然繼續，忠社其他班同學也加入，數十人浩浩蕩蕩，高唱培正校歌，校

旗歌等，目中無人，招搖於椰林大道，引起本地學生不滿喊打喊殺…我們真是年少輕狂！

粉刷搶到之時，自必威風凜凜…屢賠玻璃，以致囊空如洗

小息時互擲粉刷攻擊為樂，時毀窗玻璃。

上堂傾偈，音如開飯打鑼。數食貓麵，居然面不改容。

校訓師訓，視等老生常談

滾水成煲，甘地之頭被洗

當年未流行飲蒸餾水，也未有樽庄水，學校在每層課室外走廊設飲水機，每早由工友煲水注入。我們在小息或午飯後群集走廊嬉戲，見到十八吋腰夢露經過，使你推我湧，企圖一親芳澤，或則噓聲四起。遇有不合群，不肯參與者，眾人看不順眼，只要有人喊一聲洗頭，即合力將其抬起，把頭塞到水龍頭下’行刑’幸好一般水溫已較低，但頭髮濕淋淋地上課也頗狼狽。同學錢君較少頭髮，身形瘦削，綽號甘地(印度獨立運動的聖雄)，較為斯文，不同流合污，就經常遭殃。

猛開夜車，急製電版。強敵當前，人人橫掃千軍。大難臨頭，

個個有番幾度，敢誇貼士靈擊，齊讚咖啡妙用。

平常用功的，‘平時當戰時，戰時當無事’(張老師名言)。平時懶散的臨急抱佛脚，四出找貼士，借筆記。同學都很友愛不自私，樂於把一己所得分享。那年代未有影印機，更無電腦掃描，只有手抄，或用炭紙複印多份共用，如要大量，則要刻寫腊紙油印。這種抄襲，泛稱為製電版。

余昔曾掌三軍，威風八面，一度有法可收，幾次為之吹脹。用能靜觀變化，洞燭先機，若有不信，請俟他年。

不錯，畢業後我們不負老師所望努力從正途發展，大多學有所成，立足社會。我們有數十位博士，教授，學者和醫生(身份沒重複計算)，還有更多的是工程師。在香港大家熟識的名人有戲劇大師鍾景輝，富商風流公子趙世曾；世界級學者有卓以和AlfredCho(分子束外延之父，美國國家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台灣中央研究院等五個院士銜，擁兩枚美國總統獎章，其他榮銜多不勝數)，沈呂九LuJeuSham(著名物理學家，量子學權威，美國國家科學院，台灣中央研究院等院士，獲W.E.LAMB Medal，另有其他多項榮銜)；美國政界有吳仙標S.B.Woo(州眾議院議長，副州長)；女同學有加拿大近年三度獲殊榮的陳敏娜醫生。不及列舉的還有很多很多。例如近在身旁的風濕病專家曾廣營，電機電子工程教授李錦賜，也是響噹噹的人物。我們的卧虎藏龍真不勝枚舉。只欠一個曾經擦肩而過的諾貝爾獎而已。這份亮麗的成績表想可告慰於羅老師。

(原文刊載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紀念特刊> 略經修改)

張啟滇老師 患腦退化症多年 現居多倫多療養院

忠社 林錫衡



麥梓輝夫婦探望張啟滇老師

張啟滇老師及其女兒張肇淇（昇社）

2018年8月19日忠社麥梓輝夫婦乘參加培正及忠社大聚會之便，特抽空探望，以表關懷。（張老師似在午睡中，氣色還不錯）。

張老師是六十多年前我級化學老師，以超強記憶及“啟發配合填鴨”教學法稱譽。當年我級會考化學12優99良的成績，和後來數十位科技博士學者教授醫生藥劑師工程師的成就，都是他奠基的功勞，弟子不敢或忘，而麥兄尊師念舊，殊值讚賞。

級社消息—— 1971剛社

2018-10-10
剛社同學為旅居巴西48年路經香港的李榮基同學接風晚宴。榮基上星期應邀往中國保定參加國際中國式摔跤邀賽之比賽任大會仲裁，更於會上發表討論文，同時參與世界中國跤籌委會會議。他在巴西傳授我國武術更開設多間武館。



相信很多學長記得榮基在母校念書是短跑名將多次代表母校參加校際比賽屢屬為校爭光！

榮基托我向各位問安和歡迎各位往巴西旅遊找他一敘。

善社曾慶忠金婚 家族齊聚三藩市



圖片左起：曾慶忠夫婦、曾慶環、曾慶璇、曾慶瑜、曾慶珠、曾慶環夫婦金姑爺。

曾慶忠1961年級善社，理工大學前副校長，在三藩市慶祝金婚。

各姊妹包括居西雅圖之姊曾慶璇（59光社）、居澳洲之姊曾慶珠、居溫哥華之妹曾慶環

（68仁社）、居台北之妹曾慶瑜（75昕社），與各家屬成員數十人，會合在三藩市，共賀胞兄金婚紀念。

曾氏兄弟姊妹均入讀培正，其父曾任教香港培正中學國文，母楊錦文為培正小學國語老師。可說是培正世家。幼妹曾慶瑜，為香港小姐三甲，影視歌三棲，紅遍兩岸三地。



三藩市仁社金禧

黃如珍、黃淑清（68 仁社）

9/22/2018, 是三藩市仁兄仁姐一個重要的日子, 期待已久的仁社金禧, 終於來到第四站: 三藩市。

今年的培正同學日盛會, 在 Millbrae 市的香滿樓舉行, 參加的仁人十分踴躍, 共有六十六人。金禧加冕的仁兄仁姐, 有四十四位, 其中十二位來自南加州, 六位遠自香港、溫哥華、Portland、Denver 和德州盛況空前。

仁社金禧加冕典禮, 由敬愛的區次嫻老師, LA 的黃文輝會長, SF 的孫必興理事主持。

金禧活動, 由黃如珍、解秀玲, 趙天煜、朱麗萍、伍素玲、劉紀禮、張明華、黃澤球、雷國沛、朱小華、黃淑清、陳杏林等精心策劃主辦。並有湯必達、譚玉雲的熱心捐贈, 黃希明、聶聘、王鼎華和仁社金禧籌備委員會的捐贈, 羅省吳秉銳、郭奕廣、齊維德捐出仁社紀念領巾, 譚玉雲贊助仁社金禧紀念杯, 雷禮和、劉仲賜帶來仁社帽, 氣氛熱烈, 順利完滿。

特別感謝三藩市同學會戚嘉慧會長為仁社安排酒席、金牌和五十年汽球。並各位仁嫂、仁社姑爺

的支持, 仁社金禧的全程投入服務。感謝朱小華對所有仁社金禧活動的支持策劃, 並且拍攝精美的錄影, 讓大家保留美好的回憶。

在 Cafe Salina 的下午茶, 由雷國沛夫婦送贈, 同日晚, 仁社在 Burlingame 的 Grand Harbor 舉行晚宴, 並慶祝區次嫻老師九十大壽。共有六十三位仁人參加, 由湯必達為各位外省同學做東主。

第二日有午餐茶聚, 共有五十多位同學列席, 由 SF 仁社金禧籌委會作東主, 仁人君子, 盡興而歸。



仁社金禧頌

陣振中 (1968仁社)

黃淑清 (1968仁社)

就算世界多變幻
山也高海也勁
步行過千山也可達成

就算世態多冷淡
心也貞恩也定
友情似金齊頌永

未怕光陰沖淡了仁愛
若有至善至正情
長存紅藍兒女命
不怕天不怕地
願仁社金禧是作證



天涯共此時

雁社區次嫻(贈仁社同學)

浪靜風平海上升起一輪明月
仁社金禧相聚於灣區海隅

瓊筵宴故人酒濃情重
仁者樂水宴會設在海旁
海納百川友情浩浩蕩蕩

同窗都來了，來自四面八方
遠離擾攘的紅塵

月白風清追尋生命的純真
端詳端詳故人無恙
乾杯吧！愿同窗友誼地久天長

披上一身秋色了，春天已遠去
去日情懷揮之不去
記否唱過的歌做過的夢

歌聲頌讚生命，夢想終會成真

只要追求加上奮鬥

蘭薰桂馥紅藍兒女皆才俊
未忘初心誓為真理之干城

舉杯祝酒月亮缺了又圓

從容從容笑靨依然

人在天涯守得一輪明月

友情—仁社 五十年重聚

黃淑清畫

屈啟秋詩

瘦

楊柳

輕揮手

春色依舊

期待重聚首

友情如酒

歲月流

醇厚

悠

黃淑清詩

碧光銀輝垂楊柳

清歌妙舞詠綺樓

品題詩句雲中寄

錦中再畫燕雙飛





2017 正社德州重聚雜談

林鼎(1960 正社)

早了兩小時的德州時間和西岸飛休士頓的航班有點像冤家。不想遲到出席第一天的歡迎接待會便要漏夜趕機場。為了減少旅途勞頓與趕機場之壓力，我們提早一天即10月2日到休士頓。抵達時，天未黑，雨剛停。晚霞佈滿天。原來休士頓還有美得不拿出相機拍照會後悔的風景，不像牛仔片中常看到那麼荒煙灰濛。

從Hobby Airport到Hampton Inn I-10W差不多一小時車程的路上，若不是記憶中八月下旬這裏曾發生過500年一遇的洪災，在我經過的市區內已看不到因颶風哈維造成的損壞所留下的蹤影。本來說好接機的是鄉里胡先生，但出現在機場的卻是胡太，無法施展我的正宗台山話，不過廣東話已足夠親切。唯一不能同意的是她口中之休士頓，不是十全就是十美。我不得不懷疑是不是德州團隊吩咐過只准講德州好話才跟胡先生簽接機合約？

我們都到了耄耋之年，Sphinx riddle中三條腿走路之動物，走動再不是強項。德州重聚居然還有51人不畏路途遙遠從香港、澳洲、加拿大、美東、美西和Flyovercountry---Oklahoma飛來德州參加。同學對正社的向心力真是十分之不一般。此外蕭蔭堂這位神瑛侍者，逐日以甘露灌溉出來的正社網站所起之作用，也是功不可沒的。

這次Land Tour部份(10月3日至8日)之重聚，60%-70%之日間時間是坐在旅遊車內。窗外沒有誘人的綠水青山，老骨頭居然也不埋

怨椅墊太硬，相反笑聲不斷。這份功勞應歸功於馮立仁和黃文輝。兩位對車內氣氛之調控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有時搞些「棟篤笑」、「是但噏」，有時爆些「兒童不宜」的有色段子。Land Tour最後一天，兩位擔心娛樂大眾不夠，還假戲真做，額外加演了一幕[莫忘護照]的二人轉，無厘頭之程度叫全體同學拍爛手掌。對於自己，兩人也許有點真糊塗，但對同學的照顧卻無微不至。他們腹內好像裝了鬧鐘，知道什麼時候供應“咖啡”為大家提神，什麼時候派“巧克力”為各人加油打氣，使同學的精神保持在最佳狀態。

品嚐地方美食是這次重聚的重頭戲，也是全體最享受和快樂的時刻。談到地方美食，德州很有特色。除了牛仔BBQ Beef外，Gulf of Mexico之海鮮也屬極品。它最令人叫絕的除了魚、蝦、蟹、蠔外，連快餐店這麼普通也不讓麥當勞佔半點上風。麥當勞客人是用手指點餐的。德州Buc ee's快餐則叫客人用脚步沘沘轉來選購食物。客人好像在超市購物。時間完全是自己的，不會因有人排隊在後帶給你無形壓力，叫你身處Truck Stop還以為在家裏附近的超市漫遊。

在汽車文化高度發展，到處是高速公路的美國，特別是無須風吹草低一樣見牛羊的德州。這種營銷方式非常適合長途夾坦途駕駛人士之口味。他們需要休息、需要用洗手間、需要祭五臟廟、需要伸展一下屈在小空間數小時的腰腿。Buc ee's的Pulled Pork, Burritos,

BBQ Beef... 水平雖比麥當勞好。不過快餐無論怎好，還是快餐。但Buc ee's提供了駕車人士所需的一切。Buc ee's的面積之大，油站與廁所之多都是前所未見的。試想一下，20多人同一時間上洗手間，同一時間付款，如果只設有一兩間洗手間，一兩個收銀機怎能應付得來？Buc ee's之“偉”大就在於處處為消費者化錢着想。據維基統計，最大的一家Buc ee's有120 fueling positions, 83 toilets, 31 cash registers, 4 Ice machines, and 80 fountain dispensers. 這種規模，人間能得幾回見呀！

有參加德州重聚的同學大概都知道，今次午餐、晚餐大多數是自己顧自己的。鍾意什麼就叫什麼。鍾意食多少就叫多少，然後按餐廳付款規矩，在餐前或餐後自己結自己的帳。雖同在一餐廳，但豐儉由人。德州籌委只負責訂餐廳及留位但不包辦筵席，優點是一定合口味，不會食得過飽。特別是晚餐，飯後就馬上打道回府，獨自外出散步又恐怕不安全。食物還未完全消化又無地方可去，回到連椅子也只是一張的旅館房間，不是睇電視用電腦，能不睡覺？明知不健康，也只好如此。德州籌委這個午晚兩餐自己顧自己的決定，減少飽餐後立即回旅館去睡悶頭覺，大家都讚不絕口。當然，如果旅館能有一間較私隱、可供不願太早去見周公的同學有點飯後活動，就更完滿無瑕了。

這次重聚的行程裏，最令人費解的一項活動，大概就是去New Braunfels這個德國城食晚餐飲啤

酒。來德州不食德州牛仔BBQ 而食德國香腸飲啤酒。德州團隊用意何在？他們厲害就在於此。喜歡讓參加者時不時“於無聲處聽驚雷。”如參觀城中之城的休士頓醫學院；美國最高的紀念碑San Jacinto monument；世界最大的Truck stop；世界最闊的高速公路I10…。之後突然來個出人意料的德國城 New Braunfels. 它不是什麼世界最大最高最闊。相反，如果不是德州團隊識途老馬，安排 New Braunfels 這行程，我們一定錯失了對德州更進一步好好認識之良機。這座德國城不但與華埠或唐人街不同，華埠或唐人街是大城市內一個小地區，而這座德國城是一座獨立城市，是德國移民在德州建立的。它比 Berkeley CA 大2.5 倍多。其實德州比整個德國還大(Texas 面積 696, 241 km², Germany 面積 357, 168 km²)。

籌委用意不錯。不去德州怎知德州大？另外，籌委和正社劉伶黃文輝本來想給大家一個 surprise 的。可惜他們得到錯誤消息，餐廳告訴他們慕尼黑啤酒節時間是十月下旬。因時間不對故沒有把啤酒節寫進行程。事實上今年慕尼黑十月啤酒節是 9月16日至10月3日。提前原因是德國天氣 9月中旬比 10月下旬好。每年都如是。由於沒寫進行程。不知有多少同學會猜想到籌委之意圖？如果不是要寫此文。請教老馮安排 New Braunfels 用意何在？連想也不會想到啤酒節。啤酒節雖剛剛過去，但 Krause's Beer garden and Cafe 還一樣供應

Oktoberfest Sausage 和「十月節啤酒」(Oktoberfestbier)。「十月節啤酒」比平常的啤酒度數更高、酒性更烈，平均酒精含量都在6%以上。可惜咁近城隍廟都求唔到支好簽。失之交臂！否則無須去德國，大家也能大吃一頓德國香腸，享受一次山寨版啤酒節。這時跳檯上舞的就不單只黎明世了，大概劉伶要抬上旅遊巴才能返旅館。德州重聚就有更多古要講了。

River walk 和 The Alamo 是 San Antonio 最著名的景點，幾乎所有德州旅遊書，都把這兩景點列為 San Antonio 必遊之地。但真相如何？我對兩景點的遊後感是：不去後悔，去了也後悔。名氣大，可觀性不高。

有關 The Alamo 歷史資料無論是褒是貶，網上多得很。有興趣可上網查看。現在遺址只留下後人再造的、用作博物館的教堂。謙卑地侷促在遊客區內。外看有點似澳門大三巴牌坊的壓縮版，但絕對沒有大三巴牌坊那種軒昂氣宇和歲月留下的滄桑。我們在關閉前半小時到達。館內遺跡與展品看得很少。至於 The Battle of Alamo 和被後世稱為英雄人物的 Davy Crockett, Jim Bowie, William Travis。它／他們的歷史定位將會如何，尚未可知。三人是冒險家。Alamo 是一座由 Mission 改為駐軍的臨時軍營，易攻難守。從 Battle of Goliad 已清楚知道敵軍統帥是一位號稱西方拿破崙的墨西哥總統 General 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是一位絕不手軟之屠夫。人常道：

不打無把握之仗。保全自己實力是用兵的第一大法。面對1500 與200 的兵力之比，防守 Alamo 的勝算幾乎是零的情況下。三人為何不遵照 Sam Houston 之指示撤退至進可攻退可守的東部？為何死守孤城？近200 人之性命就因缺少軍事頭腦的指揮官 Travis，白白犧牲了，究竟為了什麼？為自身利益？是賭徒心理作祟抑或真為德州獨立而戰？這一戰役，已過去了近200 年，歷史學家仍為找尋正確答案在不斷努力中。比起1937 年10 月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無論在意義和精神方面都無法相提並論的。遊罷，站在 Alamo 廣場，有點不知如何是好。憑吊古戰場？向英雄膜拜？好像都不是。究竟“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我的答案好像也在尋找中。

River Walk 離 Alamo 很近，約兩個街口左右。從橋邊沿樓梯下行十來步便是。從地圖看，San Antonio River 是從東北流向城南的一條貫穿整座城市之長河。對一般遊客而言，River Walk 大概只是流經 Downtown 和由支流形成的像英文字母 P 字之部份。我們到達時，天未全黑但已華燈初上，較遠的部份只能看到輪廓而無細節。River Walk 的全貌如何？實在無可奉告，只能就走過的一段和乘河船 (Barge) 遊覽過的部份說一下記憶中的印象。簡單來說它是一條中間行船的高打老道。兩邊是參差不齊的房屋和起起落落的行人道。河寬約25-30 英尺左右。比高打老道窄很多。唯一的風景是燈火下餐廳擺放在露天之太陽傘和傘下的檯檯凳



竟。因為天已黑，感覺不到物與物間之距離。河道、行人道和兩邊房屋都肩挨着肩靠在一起。三者間無空出來的空間，說它是坑渠好像不夠厚道，但事實確實有點像六十年代九龍東樂戲院前的大坑渠。River Walk 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未到之前還以為它是兩岸垂楊，長亭芳草富有大自然景觀的景點。真沒想到名與實落差如此之大。又是一個到得還來別無事的“廬山烟雨浙江潮。”

我知道，在無數人心中，River Walk 是為 San Antonio 市得分很多的景點，也是許多城市想學習之榜樣。我不是要惡意批評 River Walk，我只寫在某個特定時間我所見到和我們行走過的一段。任何事情都會有羅生門效應，這是正常的。

Boat Rides (河船遊覽) 船票老人 USD \$9 元。船是可載 20 多人的無蓬平底的鐵船(Barge)，與牛仔片中常見用作河運的載貨船差不了多少。一如上面所說，印象中的 Boat Rides 也是有點失望。它沒有 Chicago boat tours 乘風破浪那種快感，也缺少日本酒田最上川、京都保津川的自然，更無槳聲燈影中的秦淮到處都是助人遊興的歷史和八艷的故事。

對德州來說，Battle of San Jacinto 是一場關鍵性戰爭。Sam Houston 是這場戰爭總指揮。他只有 800 士兵，只用了 18 分鐘就戰勝了擁有 1400 兵力的 General Santa Anna。並將其活捉 Sam Houston 與以上三位所謂英雄不同的最大之處是任何事都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之人物。例如要不要殺 Santa Anna？他考慮到當時局勢，取

Santa Anna 性命容易，但無益於大局，不如放他一條生路，迫他簽降書，承認德州脫離墨西哥獨立。孤星德克薩斯共和國從此誕生。休士頓市也因他而得名。Santa Anna 失敗原因很多，專家指出主要是輕敵、譬如 San Jacinto 一役為何要兵分三路而不是集中兵力？其次是不仁，常聽說，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每勝一仗必屠城，對手被迫拼死頑抗。不但對自己對敵人造成不必要傷亡，而且違反兵貴神速之作戰規律。Sam Houston 很可能連聽也未聽過孫子兵法，但他卻是風、林、火、山兵法之斲輪老手。明知己方處於弱勢，只能打以小勝大之仗。選擇對己方有利之戰場，掌握何時而戰、何地而戰之主動權。善用攻其不備，出奇制勝之戰術。

Terry Black's BBQ 美味好口之好評，錦池、解仁、MCC 三位都已着墨不少，就不多寫了。唯一要補充的就是老馮，這次重聚的總指揮。他能在滿眼皆是 BBQ 的德州中選出 Terry Black's BBQ，給大家品嚐到大家讚不絕口的德州美味。老馮是正社少有的謙謙君子，外看玉樹臨風卻是油淋也不肥的老饕餮。為研究燒烤，居然傻到騙弟弟陪他去中國燒烤勝地台山古井朝聖。他曾向我提及此行，說很失望，但學了不少宋御廚燒燒鵝之祕傳。對燒烤肉料選擇、燒烤爐、火候控制、柴炭挑選和存放時間等等都深有研究。如果連炳勝黑叉燒、Black's BBQ 也學到手，天下無敵就非他莫屬了。如何燒，如何烤，就等他直接傳授好了。從組織今次德州重聚可見，馮君能單打獨鬥，又能打

群架。單打、雙打、混合雙打、團體賽樣樣皆能。敢擔當又能與人合作。不自美方為美之典範，毋需打鑼去搵了。那人不在燈火闌珊處，而在我們的中間。難怪他的名字叫立仁。以大事小之仁、以小事大之智兼備一身。

在機場與大隊分手後，我和老伴再繞回 San Jacinto Battleground Monument。可能是周日，偌大的廣場，空無一人。少了遊客，少了我們的大隊，世界最高的水泥紀念碑，更顯得冷清，空蕩蕩，加上風悲日曠，又是古戰場遺址，風聲就更像鬼哭神號。回到車上，向新奧爾良進發。經過 Baytown Buc ee's。買了數瓶 Texas Tea, Pulled Pork, BBQ Beef 和 Burritos 真是無巧不成書，又是 10 月 / 4 日買的三件。買同樣食物，本來沒有什麼不好。敗就敗在 10 月 / 4 日 MCC 君坐在我後面，不文明的食相被他見到，後來還告訴我：“你好厲害，快八十了，還能食得落三件”。真令我無地自容，有口難辯。這次明知他去了遊河，與我道不相同，還是特別小心，幾次回頭看清楚，MCC 不在後面才敢斯文文細嚼慢咽到肚去。各位，這只是開自己玩笑，希望能幫助各位在啃這篇長過祖母扎腳布的“骨頭”時，有杯水潤潤喉，容易點咽下肚去而矣。我從來就是敢露本色的人，有要怕的。

到了 Lake Charles 才醒起已離開了德州。什麼時候會再回來？不好說。但數日同遊共處所營造出的記憶，將會是此次重聚最美的一道風景，永遠難忘。

1968年仁社金禧第一炮 洛杉磯

仁社郭奕廣文



2018年3月9日，春光明媚的日子，洛杉磯朱小華同學家，聚集了幾十位來自各方的仁社社友，為培正仁社金禧一連串活動展開了序幕。(來自香港；加拿大多倫多／Calgary／溫哥華；D.C.；德州；科羅拉多州；北加大埠／二埠／聖荷西；南加聖地牙哥) 同學有數月，數年，甚至半世紀未見面的，但一見面就親如弟兄姊妹，有‘鷄啄唔斷’；有互談孫輩；有相互取笑；更有古稀之年仍作黃口小兒之嬉戲，一笑。其間大家免不了大唱校歌／校旗歌／啦啦歌；有黃如珍同學讀出區次嫻老師之仁社金禧賀函；並享用主人家為大家預備了的美酒／佳餚～各式小吃／牛扒／燒排骨／明蝦沙律／咖哩豬皮魚蛋尤魚／肉丸意粉等等；餐後更即場特別炮製馳名‘朱仔記’法式奶油鮮菓薄餅，一流。直到夜幕低垂才盡興而歸。

翌日-三月十日，這種感覺延續去到吳秉銳同學家下午茶聚，此

時又增加了數位昨晚未能到的生力軍，各人雖大多五音不全，仍繼續高唱校歌等，勝在夠氣氛；大家亦同唱生日歌及切蛋糕同慶金禧，晚餐移師到‘麒麟盛宴’享用布斐，想不到各位望七之年仍可大啖龍蝦／海參／燒牛肉／大蜆／蝦蟹／三文／壽司／生蠔／etc；連盡三／五／七碟也不綑眉，不讓青春年少，佩服，一絕。

三月十一日，NBC大酒樓培正同學會春宴及仁社金禧加冕。先有醒獅鑼鼓助慶；又有DJ及懷舊音樂～貓王／BG／披頭四，啫啫／探戈／亞gogo；大家又為懷念黃齡兒(D女)同唱一曲；跟著就是為 鄺伯(文

熾老大哥) 離校八十五週年加冕；及為仁社社友金禧加冕(共四十九位)。餐後由陳振中同學繞樑高歌，各位同學又唱又跳，把氣氛帶入了高潮，一讚。

但願這團火繼續燃燒，帶到下一站……八月十七日／多倫多再下一站……九月廿二日／三藩市，直至……十一月十五日／

香港母校。多謝各位同學／社嫂／社婿蒞臨參與，下一站見。

培正萬歲！感謝主！

出席者陳錦美，陳繼能，陳振中，陳麗芳，齊維德，張士栖，張明華，鄭景鍾，周榮森，趙天煜，朱小華，朱國豪，朱麗萍，吳桓灼，范勉生，馮景生，馮珮怡，洪楠麟，何法賢，何偉宗，解秀玲，關德沛，郭奕廣，鄺翠琴，羅艷貞，劉奇峰，李雪珍，李國良，李錦良，梁植華，雷國沛，梅玲，伍素玲，吳秉銳，關曉華，司徒宗業，沈立三，杜漢華，譚穎林，湯必達，唐兆榮，胡澤群，王定遠，黃澤球，黃如珍，黃靄英，袁立明，任立民，楊世忠，黃齡兒(丈夫代領)。



忠社聚會

多倫多培正世界同學日，濟濟一堂近 900 人，忠社同學親友 50 多位，實在是難逢的典慶，梅榮輝同學拍攝珍貴的時刻留念。



忠社參加多倫多世界同學日 釣魚台晚宴 08-16-2018



忠社參加多倫多世界同學日-世紀皇宮晚宴 08-17-2018



忠社參加多倫多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希爾頓中心大公宴 08-19-2018



羅省忠社同學小聚



三藩市忠社同學小聚



彭星泉三代同堂